

□孙葆元

鞭指巷

往昔,济南的华彩在巷子里。一巷烟火百姓家是当代的事,往前推八十年,巷子都是商贾之地。今天的人,只知道鞭指巷里有陈晁状元府,却少有人言及那里曾是济南城最繁盛的古玩街。古董交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项,历来受文化人重视。鞭指巷里的客人均出自诗书人家。盛世古董是镇宅之宝,乱世古董是居家之赘,古董的收藏与变现一直在时空中转换着,就催生了古董市的繁荣。鞭指巷里的大宗交易,其实就相当于今天的拍卖会。聚无定期,有货就拍,无货免扰,拍卖时以抽签顺序出价,市场井然有序。

在鞭指巷漫步,偶见济南市收藏家协会居于一座院落,不禁欣然于怀。这个协会找对了地方,这里徘徊着历代收藏家的魂。

卫巷

卫巷是古老的,砖古老了就斑驳,石古老了也会“生锈”,是黑黢黢的石锈,既有人手抚摸上去的污渍,也有岁月流过遗落在上面的尘埃。卫巷的墙就是这样锈迹斑斑,那是岁月的包浆。人走进巷子,犹如走进一卷历史画卷,门庭参差,曲径如肠。不远处,泉城路上红尘滚滚,人车声喧,进得门庭便如禅院,真是闹中取静之处。友人张先生就居住在此巷中。上世纪70年代,一书难求,碰到难处便请张先生帮忙,其父是书店座上客,拜托老人家为书疏通。一次到张先生家取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,迈上几级石阶,拐进二道院门,进入一个客厅,厅堂不大,整洁素雅,立一书柜,竟是一柜“二十四史”。

巷子中段有一座观音禅院,我去时,禅院已毁,改成民居,山门犹在,石砌的门楼上寺名赫然。史载,这里曾是送子娘娘的福地,求嗣者络绎不绝。只有翻动历史的书页时,往事才带着旧卷的苍黄走进我们的记忆。如今,卫巷旧迹何在?在泉城路新华书店对面处。

剪子巷

如今的剪子巷是安静的,隔着一堵墙,

【史海钩沉】

□戴永夏

在古代,由蝗虫造成的蝗灾跟水、旱灾害并列为“三大天灾”,不但危害严重,而且频繁发生。公元前707年,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蝗灾就发生在我省的沿黄河地区。蝗灾使大面积土地减产或绝产。至清代,蝗灾的灾情之重、出现次数之多更超过以往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,自顺治朝至道光朝的200多年中,就有八九十年发生蝗灾。而实际数字还要更多些。

这样的灾难,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亲身经历过,在他的作品中有真实的反映。

清康熙二十五年(1686),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发生蝗灾。对这次蝗灾的景象,蒲松龄在《蝗赋》中有如下描写:“尔其掩映万村,横亘百市。遮朝阳而晦光,带寒星而鹄起。雷殷殷而云奔,鼓阊阊而阵死。或轩翥而竞去,或回翔而顿止。交股扬眉,磨牙切齿。纷乘匹兮徐行,间箕踞兮遗子。迎旭抖擻,贯甲自喜。衔枚无声,赤地千里。”赋中写道:大片的蝗虫飞来,掩盖了千村万户,遮住了明亮的阳光,忽而如黑云奔涌,声如雷鸣;忽而降落田间,寂然无声;忽而飞走,又忽而落下。落在田间的蝗虫咬牙切齿,在庄稼地里边吃边爬,产卵育子。它们吃饱喝足了,得意忘形,无声无息中就让大片土地荒凉,颗粒无收……

他在《蝗来》一诗中更形象地写道:“蝗来蔽日影纵横,下上扰扰如雷轰。风骤雨急田中落,垂垂压禾禾欲倾……”进一



能听得见趵突泉的喧腾。昔日的剪子巷曾是一条五彩的巷子,出西城门,进巷口,一头就撞入了斑斓。卖彩色风车的、卖戏装的、卖彩丝线的、卖服装的,极尽粉饰,把一条巷子打扮得流光溢彩。剪子巷当然卖剪子,出西门那一段泉城路,过去叫估衣市街,从估衣市街进剪子巷北口,刀剪铺面鳞次栉比。所有的刀剪铺都是前店后坊,站在店前,能听到店后铁锤敲打铁砧上的撞击声和风箱呼呼的鼓风声。剪子巷是铁打的巷子,又是云锦飞舞的巷子,走在巷子里,一会儿铿锵如铁,使人热血沸腾;一会儿柔情似水,是水袖拂动了趵突泉的清波。愈往南走,就走成了水巷。东边厢趵突泉水呼啸奔流,西边厢是烟火人家,门敞开着,路人可以看见室内的八仙桌和桌后的中堂挂幅。房前就是几方泉池,水从池中溢出来,沿着满街的石板缝流淌。有一年夏天,连下了几场雨,再走剪子巷,临街的人家满室竟溢出泉水,水与门槛齐,越过门槛顺着石阶流下。一位婆婆坐在门首的马扎上纳着鞋底,任水从脚

蒲松龄笔下的蝗灾和治蝗

步写出蝗虫飞来时千军万马之势,让人读之不胜惊骇。

在蝗灾面前,乡民心急如焚,他们想消灭这些害虫,但又无计可施,有人便求神拜佛,如蒲松龄《捕蝻歌》中所写:“听巫造讹言:蠕蠕皆神灵。况此悉生命,杀之罪愈增……”

也有人想用驱赶的方法治蝗。蒲松龄在《捕蝻歌》中又写道:“又不图长策,扇逐出近陞。但求离我亩,谓是已清宁。谁知邻人智,亦复似我明。逐之反却走,来往相因仍。以此成牴牾,忿为裂眼争……”有些人目光短浅,只顾自己,把蝗虫驱赶到相邻的田里去,哪知邻家也不示弱,又把蝗虫赶了回来。这样你来我往,争吵不休,反而让蝗虫钻了空子,更加肆无忌惮地毁坏庄稼:“群虫乘其便,两地恣纵横。戈矛还未已,禾黍无半茎。荡然无可竞,罢斗各吞声!”

蒲松龄对这些不当的治蝗方法进行了批评,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治蝗见解。在《捕蝻歌》中,蒲松龄提出用烟熏火燎和挖坑填埋的治蝗方法:“我前建蝗策,顺风熏烟瓶。行者已有效,高舂胜旗旌。小蝗无翎翅,此术难概行。但须捕治早,欧诗良可铭。因循不急剪,健跃势弥宏。莫惜方丈地,拔禾为巨坑。同井齐捍御,驱逐如群蝇。一坑几万万,数顷詎足平。”

然而,蝗灾毕竟是严重的天灾,有时靠人工捕杀也不见效。在这种情况下,蒲松龄也难以摆脱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,把

下流过。真是风街水巷,剪子巷的房宇都是建在泉水上的。

四百年剪子巷,它的前世是泲源门外的莲塘藕池,趵突泉水滋润着它,沿城芦苇萧萧,水道纵横,便有大小板桥连通。清末,这里有一次手工业作坊的驻足,应该是洪炉与铁砧的交响,否则怎有剪子巷的命名?手工业是近代商业的“催生婆”,直接催生了市井繁荣。不必探究剪子巷昔日的蓄聚,只需一个市场需求的缘由就可以聚起一场商业盛事。然而,满街牌匾纷纷落下,留存的只是记忆里的名号。

我的母亲当年初到济南,游剪子巷,父亲为她买下一把剪子。那把剪子陪伴了她终生,直到她离去,又陪了我们经年,钝了磨一磨,照样锋利。磨剪子的人说,这把剪子的钢好,才能使用至今。去杭州时买过一把“张小泉”剪子,可与剪子巷的剪子媲美。可是,剪子巷里空空,那把能够剪裁风云的剪子呢?

(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会员)

蒲松龄笔下的蝗灾和治蝗

治蝗的希望寄托在“蝗神”保佑上。他的《柳秀才》一文,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。文章中说,明朝末年,青州、兖州一带发生蝗灾,逐渐蔓延到沂州,沂州令深感忧虑。有一天,他梦到一个头戴高冠、身穿绿衣的秀才来访,自称有办法对付蝗虫。沂州令急忙向他请教,他便说:“明天西南方向有个骑大肚子母驴的妇人经过,她就是蝗神。你向她哀求,就可以免除沂州的蝗灾。”沂州令听了,很感惊奇。第二天,他就置办了酒食,来到城南等候。过了一会儿,果见一位梳着高髻、披着褐色披风的妇人骑着毛驴从西南方向而来。沂州令立即给她烧香、磕头、敬酒,并拉住她的驴子不让走。妇人问:“你想干什么?”沂州令说:“请蝗神务必大发慈悲,使我们这个小州县免遭蝗灾。”那妇人说:“可恨柳秀才多嘴多舌,泄露了我的机密。明天我就用他代替,不损你们的庄稼就是。”第二天,蝗虫遮天蔽日而来,但都避开了田里的庄稼,只落到柳树上,将柳叶全部吃光。沂州令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秀才就是柳树神……这一故事虽荒诞,却反映了蒲松龄对消灭蝗灾、解除民忧的渴望。

(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)

投稿邮箱:
qlwbrwqilu@163.com

故事里的沂蒙

张志兰：红嫂情深固乡传

沂源县大张庄镇文昌崮的脚下,有个东上峪村,这里就是红嫂张志兰的家乡。

张志兰,1921年3月生。她19岁任妇救会长,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31岁任村党支部书记。战争年代,她率领众姐妹拥军支前,送夫参军。新中国成立后,她用一颗赤诚的心继续贡献力量,多次得到表彰。

张志兰自幼性格刚烈,为人正直。7岁那年,母亲按照农村习俗,要为张志兰裹小脚,她哭闹着不同意,硬是把裹脚布扯了下来。19岁那年,张志兰嫁给东上峪村一青年为妻。结婚这天,她迈着一双大脚板走进婆家,引来村里不少人围观。见到大伙儿来看,她便大方地说:“大脚板有什么稀奇的,往后咱都要讲男女平等!”从此,村里的妇女纷纷效仿,都不再裹脚受罪了。

1940年春,张志兰被任命为妇救会长。她带领全村大姑娘、小媳妇学习、训练、站岗、放哨、筹军粮、做草鞋……党叫干啥就干啥。军属家里缺劳力,她就组织众姐妹一起去帮助耕地、点播、收割。谁家有个难题,她总是及时帮助解决。

1943年至1948年,张志兰带领全村妇女为战士做鞋袜等支援前线。部队晚上进村后,她就组织妇女帮着找房子,为部队烧水做饭,一忙就是一个通宵。白天,她为战士赶做军鞋。有时为了赶工,她甚至两天两夜不睡觉。实在做不出来,就挨家挨户做工作,把自家的鞋子拿出来给子弟兵穿。几年里,她率领全村妇女做军鞋800多双,棉军装600多套、军被120多床,缝制子弹袋、军粮袋1200多条。

与此同时,张志兰还挤时间为部队战士洗衣服,为伤员洗伤口、换药、喂饭。当部队夜行军不熟悉道路时,她和姐妹们主动为部队当向导。

张志兰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,带头动员丈夫参军,在离别时,她对丈夫说:“到了部队别想家,要苦练杀敌本领,为家争光啊!”送夫参军后,她又把三位至亲送去了前线。

因工作成绩突出,张志兰受到了沂蒙县委的特别奖励,连续5年被评为拥军支前模范。

新中国成立后,31岁的张志兰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,又投身到带领全村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中。她带领村民整山地1000余亩,造林300亩,整修塘坝200余处。经过5年的艰苦奋战,昔日的4000多亩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,全村每年向国家售粮3万多斤、花生米8万多斤。张志兰赢得了全村人的拥护。1962年,张志兰被评为华东劳模,受到了周恩来、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

1984年退休后,张志兰带领村民发展起了养兔业,并以自己的经历作例子,向年轻人作报告,教育他们“听党话,跟党走”。张志兰还被山东省军区、省妇联等5单位联合授予“山东红嫂”荣誉称号。

2008年,张志兰辞世,享年87岁。如今,沂蒙儿女已接过她手中的接力棒,让“红嫂精神”在沂蒙大地永放光芒。